



服部誠著
一部述

東京新聞記事三編

明治七年



紀元二千五百四十四年八月刻行

服部誠一著

東京新繁昌記二編

東京

奎章閣藏



紀元二千五百四十四年八月刻行

服部誠一著

東京新繁昌記二編

東京

奎章閣藏



紀

新繁昌記三編目録

東京

全軍部費



東京

新繁昌記三編

目録一

東京新繁昌記三編目録

新橋鉄道

芝増上寺山内

附

楊弓肆

索駝師

水茶店

洋書肆

附

雜書店

新繁昌記 第三編



万世橋

附

住吉踊

弄珠師

街頭演史

機振

新橋藝妓

目錄終

東京新繁昌記三編

服部 誠一著

新橋鉄道

芝口有一橋曰新橋、雖不甚長、鉄函為橋、而橋無一脚鉄柱為欄、而欄不用木、乃架鉄橋者、獨此一川耳、下流曰汐留、流雖不甚廣、係舟行窮處、墨陀之花、芝浦之月水游、追興者皆發水路、于此橋上之人、橋下之舟車馬輻輳、船舫鱗次、亦為繁昌、一地、鉄道即在于新橋之南傍、汐留之右岸、寬地瀟灑、廣數十步、

木柵為域，自開園圃，于欽道間，花卉數株，綠樹幾根，紅霞流處，人繫鞍馬，翠鷺抹，迎客待，出車園，中央有石室，曰停車場，鏤石而為柱，磨石而為壁，精巧美麗，不異彫一大石，以為層樓，欽道發基源於斯，過芝濱，經高輪，而出於品川，背後超御殿山，濟六鄉川，而及川崎，此地亦有停車場，橫濱車與東京車相遇之地也，踰鶴見，則乍神奈川自是頗係險路，鑿數十丈山，埋里程，海直左，抵達橫濱，每驛設停車場，而任客昇降，專為便裨，便車場皆雖盡美，就中以新橋為巨臂，樓上則官局，樓下則客室，々亦有二等上等者，席

敷，躍踰，覓子美麗，下等則次之，客買小標紙為證，有川崎某月某日等數字，因其所之，記其地名，值有上中下三等，下者三十錢，中而六十錢，上則一圓金，斷也，東京至橫濱之驛也，里程異，值先納，值後昇車，如車，則前輒為蒸氣，輟備，石炭水機器，御者坐前面，車尾有鈎以牽客車，一火輪車，而約連七八車，客車亦因等位，有好惡，上等者如亭棚，毛席華麗，坐卧安適，窓榻玲瓏，炭烟不到，車中人憑窓而左顧，品川之海色，右瞻神奈川之山光，忽山忽水，山又山水，又水，奇觀變移，坐為橫港九里程之游步，

瀛觀鳴傳笛音石炭薰噴狼烟号鈴鏑人昇車号
鈴又鏑車即發自朝六時連夕六時一日往來凡六
回實着人飛翼之妙術而貸商利脚之奇技也一回
約載二百名商買居其八分商買之損益閱一步之
遲速有一步早而及車未發一步遲而車已發為係
千金之損益者故有驅馬車來者有飛人車到者三
群五伍輻々輳々自西自東無來不來者無載不送
者千客万態奇姿妙粧不可得品評盡衣着唐棧髮
如蜻蜓者皆簾取都俗立中間得身纏羅紗姿似官
吏者必通髀光頭放脚不用夜燭者財主之游畫嶋

也刮髮掃麻必披雨衣者僧父之回橫濱也阿洒落
之處女主游樂詣神奈川大師々々元無用信心甚
薄生意氣之書生名遊學參高嶋坊在橫濱近觀音
々々曾有情歸意最深通客傍藝妓腰乘小猴從且
那尻來番頭五六手代六七此中朝往夕歸者最為
有益庸醫之訪病家十分奪肩輿賃而所費不過其
半且有神速之便貧賈之奔商事一朝典地恭證而
所贖不超其夕全有利足之益甲乘有利乙亦有益
欽道乃利益之驛路座頭上京亦自此欽道四民雜
遶男女混淆少年挾阿娘喜與玉臂摩只恨紫袖隔

肌膚下戶怖與醉客接最厭酒暈衝鼻孔乳婦大尻
三人褰坐痴叟一屁數人嗅臭一榻十名各異其趣
有仰而欠伸者有俯而坐睡者有閱新聞者有吹草
烟者或笑談或議論車內真為小旅館

一榻老婆交腰手中裹頭白禪既古帶鼠色蚤屎恰
為紋阿娘連臂外套藏尻緋襦猶新虱卵未全印一
婆道距今五十年前婆始十六花顏雲鬢紅袖翠裙
携情郎手游步通街適見和蘭人入朝羅紗猩々緋
之筒袖襦袢就中髭深馬鈴唐人敲鈺妙鉢來皆道
形似人間心如蓄生屎與尿一時不通且脚不屈伸

驚歸而告之爺婆爺乃刀商也爺歎曰嗚呼不為武
士真遺憾身入武門而斷彼唐人于一刀下聞唐人
常喰牛豚骨軟如斬大根振腕語婆爺沒以來世間
一變寶劍不如菜刀武士不如鈺鏗末孫為小猴于
橫濱商館年季既盈開唐物店變不亦大變乎刀商
孫為唐店主却為唐人生活云爺若聞之必可曉昨
非也婆幸長命視這沿革今又乘蒸氣車詣大師不
假藜杖不倩街輿熟想昔日視唐人謂蓄生者乃日
本人之寐語也婆若得復旧年必為貞操婦南無大
師如來涂白髮為玄髻信屈腰消皺波再開十六春

又願假唐人大智授紙幣降自天之妙術自非借大師冥福如何一得成南無大師々々々阿娘腹裏合掌肚裏祈念今日參詣非出于姬意全由娘誘導大師若有靈可必賜冥福金釵玉櫛連綴子帶不日買得又與裏坊少年日相遇馬車蒸氣之便尚為綴冀通電信機常相語大師如來必勿欺娘方今有鉄道便祈願必得日參亦非難南無大師小厮坐前榻低頭竊視祈念南無山神之靈起大風來請翻阿娘紅裙生活辨天願拜奧院請開其紅帳請現其玉躰未十分視盡鳴鈴忽銷然早已達川崎婆娘一羣下

車去

二商相對先後榻年皆垂四旬春情未衰美服盛飾鬢髮整理甲乙屢出時辰儀觀之金皮晃々金鎖累累蓋非計時辰暗誇于人也甲曰余每日乘四時車到東京依八字車歸橫濱適與君同車者已連旬君何多事于東京乙飾詞曰妹住都下久罹病余因商業多端晝間不能顧之故侵夜侍病於枕頭也曰君母既沒余亦會其葬果又有何母曰細君之母也曰君有養母何不養于家况病乎曰非彼實母乃義母其實則他人故異其居君亦有何故奔走都下乎曰

余有偽妻于都下親暱既久矣雖九里相隔未曾一夜異衾噫欽道之便若非有之余豈能盡愉快乎聞西國有遙眼鏡能見山背景商法一中千金以買之罵其花顏常可相見也又有吸千里水器械名曰吸水機商法又中千金以買之浸之其紅唇遠可吸其唾也聞化事物無一不便乙曰君思偽妻奔余愛義毋行虽同侍其側心情甚不同偽義亦雖同其音意味甚相異聞其正與不正其優劣如何甲曰聞君義母未過二九適與余偽妻同年也君以為義母人視為偽母余以為偽妻人認為義妻暗唱義者却無義

寧稱偽者自生義何則偽亦非可惡分偽字乃為人余為彼謀彼為余勤互盡義心自生真義不亦理屈乎義亦有難分之乃如羊下置我羊能食紙最食我紙幣終至食我命是非敢僻論君義母若加下一字可歟或與余偽貿易則兩皆可得義君固為偽母相親則誰敢容疑余亦為義妻相暱則人必不異是所謂智者之發明何必讀橫文而後為學人雖曰未學自必謂之學二人論闌闌笑一少年自側下評曰義與偽之議論畢竟皆歸妓一字合之則參議也非余輩餓鬼所能及顧問之一婦時正到鶴見車腳輒止

婦笑曰妾雖不知文字終知國音官等之到東京亦如到鶴見

鷺合羽三四人蝙蝠傘五六人肩行李懷算盤一新以來之商人田舍間中之才子一鷺叩老蝙蝠曰想君輩東奧之系商歟余輩則上州之印紙家也近年橫濱之不景氣絕無奇獲如往昔余獲大利不可再遇也蝙蝠曰鷺之撈奪君曾能經驗乎曰是余之本業不待言余當開港時輸若一印紙值適弗騰而十倍元價千人會亦非可能及一朝而為巨万富當時會芳原橫濱花街新築五街樓館互競佳麗曰若龜

曰神風曰何曰何余有所狎大娼二名悅余過實情義已見全無疎意慈親不知其如是朋友不知其如是余與一妓約本妻與他擔權妻百金以積夜具千金以裁袷衣粧鏡臺鴛鴦枕連盃盤茶瓶盡印余記紋景况實謂余閨房可矣又構外宅於羽衣坊一樓數室門戶深鎖玉花儘開一姬一婢百事如意萬端無妨宰予晝寢莫人誅之何暇能思故鄉本妻二夜宿妓樓一夜泊外宅酒戰闌時游步遣興後者有帶聞小姓有少妹賞月于野毛山納涼于波止場擲金如雨心裡頗覺春光暖囊中忽知秋意寒况近養蚕

節期再會飄然歸家余欲復施奇策網大利奔走東西集卵紙豈圖卵紙拂底值三倍前年隨謀隨思欺君子以其方况毛唐人乎捕百虫來乃取其卵雜之於蚕卵製若干紙輸之于橫濱將以收奇勝一治一亂運之極卵紙值追日低故托之於賣込店欲暫待其時店主驚來曰深藏之於幽倉中適因連日陰雨卵皆產生始聞之錯愕視之又錯愕虫形全非蚕有毛虫有裸虫蠢々蠕々充滿一倉內余聞又錯愕蚕卵忽變禍卵禍非降自天自下其種也蝙蝠振翼曰余曾見卵紙浮於吉田橋下是乃君災物歟曰果然

余軍器大違忽遇債鬼襲來余失擲途謀之于愛娼暱婦彼既聞余大敗視余真如毛虫嫌余也如疫神不曾顧余々終落魄於橫濱若以初度大勝速止干戈金城猶不虛今由瀛車視異人智固非余淺智可能欺其實如遭彼欺終失祖先由來之田宅一家離散身如無藉兒至為人荷卵紙蝙蝠曰君勿歎既往又有得僥倖時余亦曾買龜系飾以擬最好系一欺彼赤髻余不敢再計奸故餘潤猶存忽寄口於乙耳低声小語今亦輸生系數十駄近聞生系有景氣將待時釣大利商法詭道在始如處女終如脫兔君有

良策可共謀其利。鳶曰：有々百事泊某旅館可議也。一漢眼光如鷹，面似鰐，傾耳竊聞之，肚裏攸々以爲自鉄道成，來百商忽聞物價余輩殆將失產。今日聞之者，如得金蔓海岸，何番英商某頗欲生糸，余竊知之先聞此價而後問彼價，余振空手立其中間欺此罔彼，則胸算正有若干利。彼輩僉父已屬余網獲，獨喜獨笑，不覺瀟車已達橫濱，是所謂簞取者歟。某新聞云：鳶鳥高飛，抵雲霄，意氣揚々，睥睨都人，烏桺榆道。汝智雖能築五層樓，余可能上其屋頭屎也。余住汝頂上笑，汝下愚，汝智未能知天高。童撐

鯢盤曰：若智能奪之乎？若勿慢言，若未知江戶改稱東京乎？若以曾翔，旧幕天之心亦謬。九重天乎？若觀市街新繁華，猶可知其世勢也。余乘輕氣球昇蒼空，可能攫若々失其羽翼，何以能飛？余無羽翼能可飛千里也。一鳶道：今世多智者，非我智可能及。應遷僻地，驕耶僉父啞々向山手而去云爾。余亦以火輪車可壓超千里，數猛虎，夫所以得人無翼飛千里之奇術者，固有瓦的氏。英人始發，大智也。此人發明蒸氣機關而後，智者次之，隨用之於農工，隨用之於船車。其餘智溢世界，波及我日本，智不亦高大乎？若

無瓦的氏都下亦不能見今日繁昌智不亦盛大乎
實謂開化之本尊文明之始祖可矣火輪車之為奇
巧雖山川高低之險路可能由鐵道通也鐵道者數
砂石開一長路々數二條鐵埒以銜兩車輪平直一
線填坑谷穿丘陵山之高者穿隧道透之川之深者
架橋深濟之一道必置二條鐵軌一道以往一道以
回使二車無相擊之憂也數里設停車場側建一望
臺々上揭旗為晝号懸燈為夜号車中人望旗燈知
安危前途若有險則懸紅燈紅旗報之車輪之疾行
如飛在車中者彼此不能認面目一時行四十二里

一分行十八里是其概畧也方今自新橋至橫濱之
間費時辰十分蓋以里程短不能十分放蒸氣故甚
緩云然一時而往返九里程至其神速飛鳥固不及
走獸也不如可能與天狗頡頏也聞天狗者住最高
山頂朝洪長崎夕到箱館一瞬間能飛行數百里不
用一器械而疾行如此者蒸氣機關亦不及歟或人
曰近輒多天狗住都下者容兒似人而意氣甚驕巧
施魔術妙吐妖言見在己上者如痴鼠遇猫情々々
消其形見在己下者如猛虎嚙狐洋洋々々高其鼻火
知漢字尻孔孟終讀橫文鼻英米到無人境則得意

極而伸其羽翼飽誇耶愚漢或有住官林結巢於高樹者其危險如累卵若遇大風乍可墜落也是所謂上氣者豈可敵蒸氣一令乎天狗或皆降秋葉山而散住四方乎何其多員蓋一新以來遭剽奪其祿與飢逼而就食於人間也其最下等者終降至地下羽折翼破浪々有挽車者云

增上寺 附揚弓肆、索駄師、水茶店

芝之中央有丘陵山曰三緣山寺曰增上寺深樹繁茂翠雲埋掩自有如靈物憑大伽藍聳于深林間高龕巍峨尖塔屹立丹碧交輝覺楹相接壯嚴之美建

築之麗固冠都下寺域子坊末利無慮數十劃然為一小郭而不曾許庶民縱覽當時野衲頭多於西瓜之頭佛香烟夥於瓦窰之烟百僧千侶坐糊口於諸侯供米而和尚尊大反有如振權於諸侯上者昔日何沙門之盛維新以來官廢棄舊制雖祠地寺域皆使納地稅且抑制僧侶之特權大小侯伯亦為華族而減畧舊例如供米不過百分一或有全廢止者於此僧侶之失米櫃者頗多正是極樂之夢覺遇地獄之難飢腹枵々殆將渡三津川誠心始念南無阿彌陀佛幾箇餓鬼無布施可得糧途有始入佛學直欲

任教導者有終入商門全脫袈裟者或有得自由反別耶須_{見僧妻}之哀歎或有度_下引導密鬻銅佛之窮策堂院荒蕪殿宇破壞阿彌陀去坐借與之於會社釋伽佛避席供附之於兵營蓋歐臘衲出聖僧之秋歟此地於此有新繁昌之起焉往年黑木尊之開帳也人之賽詣蟻集蠅屯雜商開新肆於前門兩側有賣傀儡者有買錦畫者估筭擲售球燈貫團子握酢飲其間又挾賣卜先生內地則皆為新街或伐樹木或移花卉有割烹亭有蕎麥庵連馬真目鏡櫛比併列娘誰開茶店娘何起弓場滑稽師小戲場亦次之

近輓置大教院域內益繁盛如弓場茶肆與淺草寺頤頤

弓肆連場阿娘窈窕妖粧盛飾紅袖巧招客々多少全閑娘美醜客固非學射專係挑阿娘肆号競風佳曰梅林曰藤岡曰何曰何店鎖紙障々心不糊處有寸許儘許人偷覷而不敢用偷覷三錢之罰法客有覷之直食艷語乍銜媚笑欲以要虜之與彼妓局格子前一般相似室內無贅物剛弓七張柔弓八張矢箇六七羅列腐書生連臂而彎嫩少年接腕而奔商賈亦往焉僧侶亦往焉飛箭如雨亂羽為林霏々紛

々、拙手以爭巧，百發百外何用？彼有的，一客忽挽起紅袖，纖々左手可以壓丈夫之右手，拈弓摘箭，著著於鼻頭，弦盈羽飛，一發一靨，一中一媚，百發百中，捨矢如破，娘揖讓射禮曰：「娣未知射法，特嘗以發耳。」偶中者，如千人會中，復不可期。如官輩則君子之射也，正己而後發，雖不中亦不遠，娣豈可敵勇士腕力乎？書生曰：「僕伸已而後發，臨彼有穴雖不覩，必中。」一娘適起，拾散矢，客忽覩其尻，發尻，肥大雖充的場巧避，妙脫，不曾受一矢。曰：「娘公天下之英雄也，戰必勝，守必固，僕拙射敢避三舍。」一漢戲曰：「妹君射術巧則巧，」

然非實用，小可，不遇活物，未曾施秘術。如夜戰，百發百中，箭子盡而後止。妹君若欲決輪贏，乘暗夜可戰。姊原也，娘曰：「娣弱的受君一箭，巨尻能可斃箭鏑，如用黃金娣不戰而服役，雖觀音之臂力不可敵金鏑也。」腫僧容嘴曰：「係觀音，事務固，僧侶之職，頭圓則心亦圓，僧不敢施暴行，余箭非金非銀，亦非鉄，特磨天然銅鏑，以可能破彼大的，曾試之於神明，又驗於愛宕ニ域多シ，況芝新觀音始開帳者乎？」娘笑曰：「棄舊採新，方今之流行雖古，為朝難敵，今砲兵娘乃新的，非金鏑豈可能破乎？」他僧挾梵音曰：「休々，非余輩愚僧，」

所及自稱新觀音者多是古寺之廢佛此這觀音乃古窟之怪狸幸可免誑罔衆客哄笑擲弓而去數客擁桶爐屢喫烟不曾執弓箭是亦挑夜戰之壯士也娘向一人曰竊聞頃者携千代本弓牌那語兒觀演戲於新富坊何等快樂真可羨曰錯矣係是官員某事僕未曾知如此愉快娘曰君勿秘風聲疾于箭早已傳他耳娘占筮亦巧于弓占必中曰勿怪曠昔不得已為伴耳娘如有意僕能前驅近則債馬車遊向焉乎遠則乘銚道到橫濱乎弟從意可在娘指点他臉曰君臉有顴痕衣袖亦腥果知昨夜之戰血

未乾也如與君同車內亂忽鼎沸必不免彼復讎可畏々々菓商有菓商常連偶來強欲賣之娘亦從之一俠客嘲曰娘公每日食新蒸薯猶不飽倘餓娘脾日生肉今不藏於尻後恐為巨曰娘故笑曰曰者精米之要具尻如為臼可坐食而鼓腹娘尻元屬米櫃賣以易米衣服亦產於尻一尻以能養數口其肥大不亦宜乎曰然歟曾聞尻之運動疾於箭亦宜矣々々々

山門之南有花園係素駝師某新製伐深樹崩高塢以開一勝地幅員百畝地勢方形竹垣屏內柴門斜

閑入則豁然風烟自擬淺草與山雜木扶疎衆草蔓
蕪四時莫日不花開梅林數株橫斜交枝櫻樹幾根
馥郁散香海棠欲笑棣棠又嬌杜鵑花吐血君子花
添紅牡丹之富貴菊花之隱逸錦綉織於雨綾羅飄
於風如盆卉陳之於架上千花萬草聞奇競異青兪
青綠兪綠石簪粘石三寸秀蟠松傍竹一尺抽鳳尾
蕉對麒麟角立霸王樹擁美人草坐万年青可保不
老壽百兩金似表子孫富叢又叢林又林迤邐移自
異域來者亦不少焉中間數架則野花爛熳幽香可
愛芒尾花招女郎花來觀音菊媚曼陀羅花笑牽牛

花司早晨鼓子花報正午斷腸花泣露紅淚自滴雞
冠花帶霜朱頭正重石竹幾葉抑之以枯梗淡紫濃
紅交加雜植真奇觀矣園裡別亭建樹滿河以待客
々借榻喫茶者投數錢而去園側有溫泉佳麗香潔
足以洗愁腸又設小烹亭於其傍自為鼎足之商社
交際之盛不敢私龍斷

園右又有小丘綠樹掩背花木繞腰之字之小坂蛇
曲遠頂是亦新聞之地也頂上因奉遷西京丸山猶
荷名丸山茶店數椽架丘開竈丘面西南眺望豁然
相武之海總房之山坊巷之碁局邸舍之犬牙盡萃

放目下客倚欄遠望有支願者有伸頸者窺兩眼鏡者曰三柱危搖立而不動者帆前舩之泊品川也一帶黑烟靡而如飛者火輪車之過高輪也西方之山黑而圓者目黑不動綠而密者海晏寺也遙翠一髮如有如無者伊豆之大鳴也又碧駢列半斷半連者房州之鋸山也薨瓦巍々聳於蒼空者第一銀行樓在其左者遠道館也牛肉之紅旗馬真之白帝晃々舞風此處衣折轉倒敝袍果知懶婆拾虱兒彼方烹樓飄飄糾裨或想通客挑藝妓按摩師騎牛屎滑倒於前光頭拜地韋駄天乘人車仰轉於後罩丸朝天

赤羽橋頭竊發尿人邏卒自後視之嗚呼危哉罰金一朱々々々々新橋街西婢捧鯛簋甚然立觀狗交接其々不知乎一鳶乍撈取數尾去婢錯愕仰首於旻天一鴉又飛發尿恰入婢口東京之鳶鴉惡哉々々三嗅而去

一捻靨痕先迷男魂三片艷語暗促茶價大娘道請來小妹道請恩少年向娘觀一觀低唱曰思積兮於丸山今朝來觀雪見酒詞歌曲娘忽挾口紋沉々々即應唱曰融而悅兮胸之中客曰娘心如冰解其次亦何解娘微笑授管吹烟觀他顏於淡烟中曰水淺則

揭裳抵深則解帶又何解正是妖狐誑痴漢々將臨
淫窟魂乍飛涎乍流恍然如夢寐恰與愚夫放鳥籠
時一樣探懷投金徐々說曰僕無日不慙娘店已連
旬今而始知娘真意春風如有情可誘我於巢窟娘
既有金又曰夕陽已欲沒暫可待客散也少年助娘
共俱疊茶竈店已既閉一婆來曰今夕有某約娘可
速歸少年曰直從娘所之曰生憎今夕係父親年忌
似有私言母親不敢許他遊請復期他日劇然拂袂下
山去前之恍然忽變然然又定似獲魚脫掌飛
醉客跟々衙店前入曰口大渴娘公請賜冷水一盃

小妹捧滿碗曰官請可來慙此搦客撫娘背曰遇君
得不慙乎已水已茶又飲又喫如巨鯨吸潮立傾七
碗顧問老嫗曰僕雖探妾之日久未有適僕意者此
地或無好別品乎曰有々連小娘中婦一束七圓乃
至十圓任人擇採官如有意嫗能周施曰舉動之嫗
娜容顏之美艷年紀格向有如娘公者直可賻之故
執娘手道風姿真可愛嫗換茶呈菓想奇貨已曰這
兒已十六若有誘之之春風將令靡嫗僅三口不敢
貪多量分米為我子一生活果有良緣官請為謀之客
偷他眼飽食若曰分米球糖盒中餘數粒勉開笑顏曰如僕

者如何。母公允之。娘君亦從曰。所敢希望也。娘一走告之於老爺。直可結約曰。今夕官局之當直。明日公退。餘復來可談百事。必期午後四時可待也。娘胸襟々。娘頗欣欣相顧。相喜。客色圓貨投道。終以代茶價耳。二人又顧又喜。客遂期再會去。娘道今日何等幸福。我家已生金花一圓。茶代最過。今可推以知官富貴。躍然發色。則何思掌中之珠。便是新鑄一錢銅。

書肆 洋谷鋪雜谷店

文華之明。於今為盛。書林之富。古所未聞。英書日舶。佛藉月渡。支那獨逸。又相次。蟹行之書。蚯蚓之字。煥

乎。皆其有文章著作。翻譯隨而刊行。連神書佛經。紛々蘊々。積以為培養人才之一大藪。即倍親荀子之生。慶而醫治文盲之藥院也。自古無人不由此數者。老聃由是而出焉。孔子由是而出焉。天竺釋伽由是自是。猶太耶蘇由是自是。演史家出焉。滑稽師出焉。娼妓微妙之口說。藝者洒落之艷語。亦出自是。千技萬藝無不出自是。是者藪地之繁昌。亦可知也。然嚟眼於萬國。書而施教於普天下者。藪中之大先生也。借智於伊呂波而卒業於衣岐西者。亦其顯伴也。故文化之盛衰。以書肆之多少可證之。方今書肆之數。追次繁

殖稱老舖者大凡五百至其子肆孫店不可算數有賣洋書者有買雜本者有發新版有鬻古籍有曬書肆有貸本店本街橫坊比々連戶是因讀書人多致此大繁昌也學問元在弘智識々々開明則多所發明々々則書類日新又日新自今加十年現在之書或盡委屑紙家一友諭余曰如子新繁昌記固無用書先為屑紙必矣此書若不賣子又何以糊其飢口余曰亦何憂焉亦何恐焉及余書不賣時都下繁昌亦必一變余書忽為返魂紙又可能記將來繁昌也書架四壁一縱一橫掩之以玻璃戶朱皮屑立

之鳥裝擲比表題皆錢金字晃々射眼正面安置維波斯德刺氏之大字書左則修身論右則萬國史地理書究理篇位置整齊如讀本的源部利連一二三藏之至其四五以上本肆所未仕入蓋以讀之者少也伴頭少知橫文小猴能諸表題一自負生坐肆前曰近船有何新本伴曰有々々直抽出數冊積他面前客每冊翻數葉曰此密爾氏人英之經濟論僕既諳之巴哥氏人英之文明史亦既吞之如區々雜書盡蓄藏於臍下又何為新本伴更抽出一冊曰此雖小說人皆讚美實可稱今仲麻呂客受畧閱之小猴在側曰

學士眼與常人異歟何故倒讀客曰僕眼為夜學生微翳朦朧不明如洋書往々易誤順逆即轉其端曰此米人某氏所著某書也僕十年前已既閱矣伴忍笑曰恐不然此近頃日本人某於倫敦所著之書也曰不然々々因人名字書證之曰彼書未載我國人何由取其證小猴又容嘴曰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客憤曰僕洋學生何受教於腐儒書曰然則波計々々

三十書生羅紗纏身時器在胸意氣昂然來問曰紐約克合衆國之都府出版之某書有耶伴磕頭曰無々々

客曰何舶來遲乎伴傾首曰癸兌日月係何年記曰昨因英人某氏新聞紙知之聞自香港支那海有電報伴曰新版之流行雖速未如電信非敢後船不來也曰某書如何曰若未聞曰佛國外史已成歟曰山陽先生既沒久矣或又生彼國乎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彼亦或有山陽伴問曰閱洋人某氏新聞有耶蘓又降誕我國之說愚生本來淨土宗決非邪宗故未曾知舊約書敢問山陽若再生佛國耶蘓三生亦不足異近頃教官頗說國教於祠地寺域或為防外教歟曾聞耶蘓非人間真乎天主之子耶蘓若果降

我國百日說法實恐為一放屁是愚輩所深把憂官
洋學大才子有豫防之之究理乎否客莞爾笑曰是
非余所及無已則有一伴曰願謹受其教客揚々說
出曰余雖未學我國教猶為學士畧知彼西教耶蘇
之道亦非無虛偽試舉其一二證之彼人而自稱救
世主者其虛一也彼曰能醫育聾者命門生為伴者
其虛二也曰受刑於十字架上而償世人罪者其虛
三也既有三虛何足盡信曰然則歐米各國何以奉
其教也曰彼道盡歸於天是或所可信歟上觀天象
下考地理近驗人身遠察物性非天主而可能為乎

如空像拜之無其威權侮之不見所恐特歌之有聲
耳豈有禍福生自銅鉄理乎論其本性則銅像亦不
異一箇藥罐西國以此等言自為卓見然溯其原皆
歸於天如我神教先耶蘇既說之久矣乃萬神御於
高天原是耶天也故万祠安置一白幣未曾祭空像
儒云獲罪於天無所祈是亦天也佛云慾界六天
界十八天無色界四空處或亦言天乎大道無一不
歸天者特如拜空像未免野蠻陋習也雖然非可敢
廢之隨世開化蒼生自知其道教化固任人心所向
可教而不可強也人智漸明則不知不識從天道也

必矣始信。鰾首而及。鰾頭。又及。牛象頭。次及。彼空像。其上則及。人像昇其極。則天也。天之明鑒無所不及。無所不照。雖為隱惡者。天忽知之。非如。敲空像。無所恐者也。世人能知之。則豈有。弑父與君之亂。臣賊子乎。國民皆歸善。則智亦開。智開則無從人後。弑其賢者。況有受外國人使役者乎。人各獨立。則國亦全獨立。國能獨立。則國益富。兵益強。我皇國亦至此。始可謂遵。天祖大神遺訓也。國民若有此強力。則雖百邪蕪降。不能入我國。是即維持國教之大旨也。伴驚曰。大先生說。非偶言。先生懷其如說。何不導。

國人曰。有教院在。非所可。余輩未學。容嘴。且人有衣食住而後。可學道。余赤貧。未能支已。飢口何遑能教人。一伴欠伸曰。先生僻說聞而已。倦々而已。睡々亦醒而言。未畢。即謂之拙。拙國音說法乎。噫。可憐。一日。拙說不當一錢。

一老生悄悄來。佇立肆隅。低聲問曰。有文典耶。小猴曰。比尼阿氏文典。歟。加堅波士氏歟。並有孰可。老生有惑色曰。不及彼此相煩。國字傍註。便可伴曰。彼書未有附我國字者。或翻譯書之謂歟。曰。以橫文譯歟。或以漢字。歟。曰。官言轉倒譯。橫文即用國語。使初學。

解其書意而已官若學橫文何又用國字曰不及煩
子辨洋書獨替古亦足伴一喝曰本肆專賣洋書不
驚如小學讀本者官請問之裏坊小書肆客又悄悄
出而去伴伏笑曰五十以學洋書可以莫大成矣
貧書生挾洋書一大字書來曰僕有事故歸省是
疇昔於某店所買且賣之伴執算盤動數珠曰定價
五圓既屬古本余除之四分現金一圓若不滿官意
請幸謝之生錯愕曰此書未出十日終閱數葉耳裝
未垢紙未毛一圓不亦甚低價乎伴曰洋品之值專
關新舊不獨書籍万物皆然為官不可動其定額曰

請與一圓半僕非敢貪多伴曰請謝々々生卒收一
圓而去一生又來曰某字書有耶曰幸有雖古則古
如新本然價僅四圓亦甚廉矣生即買而天老伴翻
簿曰此書元出自我復歸我而又出又復歸而又更
出貧生亦商店之一器械汝小伴必勿侮貧生小伴
低聲曰朝買之一圓而夕鬻之四圓汝大伴必勿欺
愚生

雜書滿肆一面陳列前易賣者後難賣者義本麗冊
枕藉重疊倭書而寫洋畫以喜童子眼者地理天文
之手習文洋籍而附國語以扶晚生智者經濟修身

之獨學問某大人所著某先生所譯書目招牌飄然
翻風傍有新聞紙又有雜聞誌如官等一覽表東京
新繪圖披以挾店前併和漢洋新辰益競新昨日所
發兌今日已陳腐一醉生跟步踴躍立指壁間曰此
教育劑之招牌彼究理丸之標札仔細記功能於其
下洋人製藥或唐人傳藥賣藥非必如功能表
有功者恐與藥舖薰麝香於旧藥擬新製者一般相
似伴頭含怒曰是非藥品即新版書目官有兩眼猶
不見此數字乎曰誤矣々々然則與淨瑠璃大夫之
看板一樣伴曰某先生輩所著譯皆係人才教育之

大道海弄亦甚矣客曰伴公勿憤夫教育以醫文盲
治痴聾為大旨猶明醫施良藥謂之教育劑不亦可
乎此則不然偷數章於某氏譯書裡抄幾說於他著
作中百方收拾漸集為卷以附隨意名々雖某著其
實非出自己肚裏則己所未知之書教化何及人禮
義德行非我職天理人道須他問無功亦無毒人若
疑可讀而試也彼拾於文明史按於地理書集譯以
下勝手表題原意所不了解則挾支那文字漸為拙
文於曖昧中彼此皆所謂因人賽錢戲鱷口者也畢
竟為世人非著書為家族將買米偶作奇文如演史

家拾寸種於雜書吐出一大虛設有誰盡信之苟學士而為之何等欽面皮汝伴頭鬻此等書何等犬愚眼讀之者亦何等文盲人伴曰商賈唯在利何管世教化官且去曰人之大道非玩物是故尊其書本朝之賴宋世之朱熹或英國之密爾氏雖其著書多末有如偷他說糊已口皆改正其謬誤增補其闕遺以為其完璧是後學之本旨也現在偷人文章以鬻其糟粕等雖街道挽車者不為之伴曰理則理然如評他細君之義醜費百辨無一益况官有何學力言者腹必空君請去客欲去又顧曰表紙義若春本何曰

某氏所著用文章曰汲竹部源藏之末流者歟寺師見此之他偷書家文雖拙事雖小寧以為可陳其後者何等書小猴曰世俗所謂伊呂波譬曰余又論其可否曰休々々真如文盲視牕官亦伊呂波譬中之一人

一箇和尚頭戴洋帽身服釋衣而腰纏倭袴現開化顏本有妻子我來曰神學論有耶曰有々々古事記日本記舊事葦茅何佳和尚曰謂一冊以可能說教者也曰某氏所著有十七條畧說曰可矣々々冀以若干釋書換此一本伴曰如梵書方今絕無值雖

大般若六百卷二束三文僅十卷何及一小冊子請加之數錢和尚催淚曰請聞愚僧一片言此書藏寶庫幾百年一歲一閱以為萬民救災禍近頃官置敎院愚僧亦列敎導一令經文唯為糊口誦一夜室經為人言矇朧立枕頭曰嗚呼吾梵書兄弟空蟄居庫隅不觀天日已有年一切經一切屬無用涅槃經不生不滅涅槃唯如睡佛典之廢為萬國一贅物且聞有破佛論吾等兄弟又寄身於何處汝為我守護何不憂之父母不受一片引導既葬靈魚腹千恨日深万感月滿自終為虛空藏寧不如陷屑紙一為世

益兄念南無阿彌弟唱妙法蓮華愚僧夢覺錯愕謹追想當初連護摩燒味噌拈幾万僧侶生活於一部觀音經况千部万卷之梵書乎縱令為書肆死人不忍使受辱紙屑商手伴請恕之大儒在側閱支那新聞忽說出曰噫和尚慷慨宜矣々々我儒書亦然古來大小學校皆屬我四書五經自洋學流入本邦來中庸見晒於曬書肆論語見縛於蜘蛛網偶雖或遇恩顧者其值比昔日減幾倍或時受辱於英儒或時被嘲於佛書或轉賣各處不異一野妓今時書生開口曰儒道迂遠畢竟未讀經書又未知其道也若橫

讀論孟其道何與洋儒異稱漢學者僅以翻譯文學為足歟至其譯書多意味所不通意味若不通不如無譯惟天下書生先讀漢書而後入洋學果為活用學士如佛教亦專施實行必有裨益是與君輩梵生所同感慨雖欲不歎得乎伴少有才突然拔一論曰官等何識見隘何肝膽小書肆繁昌如此書生茂盛如此有讀洋書者有閱漢籍者誦梵經說神譜各自出之書拘招人心故儒而可穿新論佛而可鑿新說立指俳優給金表曰良役者俗稱俳夫出自後隨世

開明益以後出為善大道則舜臺也百世決不變書生則俳夫也來世必可巧書藉則狂言也將來最競新苟有學才不論其學派可裁新狂言也議論紛然已過三時小猴摩睡眼曰狂言已開先客請出後客請來

万世橋

附住吉踊弄珠師街頭演史儀振

万世橋在于旧筋違亦都下新纂昌之一地也毀舊樓除石礫豁然開一寬地而架大石橋長約十六間幅及七間奇巧佳麗全躰積花畧石至脚為兩膏形一膏之間約二十六尺橋下不礙行舟觀底面則如

新編 卷三
巨石懸空似甚危而甚固蓋編稜石為义形載物俞
重則愈相啗之理也表面則平坦如磨一大砥以為
車行之便欄干亦建石柱彫磨自在為木材不易為
之巧遙望之則恰似架鸞鏡故人呼曰眼鏡橋俚
諺云約之不可期如俟石橋之腐敗此橋則非天地
傾覆不可腐敗万世之名實非偶然也橋口開三义
路中央則車馬左右則通行路心作龜背遍敷白
砂粲々皎々又設水竇於兩側雖霖雨無一滴行潦
路傍則栽花木或稠茂或扶疎白梅與紅櫻競嬋妍
青柳隣丹楓闌婀娜而開大園於熱鬧間春之芳雲

秋之彩霞行人絡繹於錦繡幕裡一路右折連柳原
自之至淺草橋之間代古柳平高堤而栽雜木於河
岸風景幽美自為小墨陀之觀維新以來雖新築之
地不少未曾有繁昌之速如此建築之美如此是非
有人民進開域之威力豈能如茲乎川流則神田川
上流曰柳糸水下流過柳橋合隅田川舟楫之便為
最多矣舫舸相陟楫櫂相擊橋下常不斷行舟旧第
違者四通之心軸而行人雜道車馬輻輳南則芝日
本橋品川者西則向本鄉牛籠者東則淺草兩國之
往来北則下谷千住之出入皆無不過此者故橋畔

雜商連露肆殊為諸伎人之淵藪

長柄晴繖開小蒼天於街頭頂捧白幣檐張紅幕二人携之而立其下片標敲繖柄三絃代鼓角桴々和為一種曲兩三活佛扭手帕括額連手而舞列踵而踏一人而如有六手六脚三人一舞調子甚輕世傳往昔臘僧掃住吉祠前偶然相集而戲為踏歌是其盪觴稱伊勢音度者蓋此僧輩之末寺與伊勢有津保伊勢津有伊勢能保津此是田詞曲近來脩飾其声一新其手奇曲妙調斜其兩手而舞如紙鷲戲風蹇其一足而跳似傀儡隨絲其間帶滑稽其際

挾俳優態捻腰撐裳而形阿娘掩面帶刀而罵情男娘負男道投身於挂川則旧習之事娘負男固開化之新樣將航蒸氣船沒於大洋乎忽有人於後沉大洋而葬魚腹亦旧習之弊何遂渡異國不果偕老之約男道昔日之長右衛門不知橫文借到海外難為習字師終斃於道路而已曰色之伊呂波則万國同一寧賣阿半為洋人公之愛妾可謂適今世女流之閑化娘忽振頭打胸曰迷雲全霽量簡大愛娘以十四年身與四十四年之男情死不免蕃夷之風共止死為永訣不如互求其適耦男亡然义手道身見阿娘

放懷無一朱楮幣又焉能往到底不能脫死神娘乍
冷笑何男之白痴不及女兒遠矣女則一媚十圓騙
撈兵卒足奪二三圓況勅奏判之三官乎男而無才
者不出挽人車之外方今物皆移俗亦換勝五郎起
挽初花之車且那降拭家來之醫一僧跳出曰寧脫
質髮止桂川之曲廢蕩樂坊為辛抱人而不如娶真
女房哩

竿頭揭一角招燈紅帘晃々飄於燈頂小鼓劇搥三
絃急調一伎人出而跪肩結品襟手操烏箱初說白
其所為名目說了開蓋示空箱於衆道十目所見箱

內空虛誰敢容疑今傳送何物於這箱供衆覽觀者
交踵眼一注伎人不知撈兒切巾着去已將施伎又
鼓又絃欲為猶不為一婦捧破扇普乞文久錢一孔
吝者僅慳一孔錢乍隱於人後而避之何思撈兒亦
潛於已後有欲抽懷袋恰與買安值物却失錢者一
樣攤錢兩拋合線一百五十文伎人漸而起身左手
捧箱口噤一扇右手以打胸一打觀者唯注目其箱
不知早已挾一物於指間開扇又白何物來將入這
箱翻扇數回忽探箱搥出一條紅旗次又白旗隨出
隨捲請見一物又出自這旗線香傳火則地火鼠噴

火花突飛狂奔人皆錯愕讚聲四鳴其伎有數件或
跣足渡白刃徐徐移步脚不曾撓人見其險莫不喘
々恐其瘍疽或吞曲尺或噴活魚其奇其妙真如有
幻術為有魔法然世謂之弄珠師最後出一新奇安
置小瓶於大道中央瓶外不見一物有焉放聲宣白
瓶有三萬億土之極樂形雖然小可能容一身始蹇
右脚臨瓶口旋入又容左脚忽沒半身唯現其首耳
既而渾身全沒瓶中僧父目驚魂消伎人早脫此處
去到居酒店濁酒三盃以憫一日之勞人尚守瓶俟
其出久矣皆道何極樂之遠何歸來之遲伎兒伏笑

道極樂非遠揭杉葉

都俗揭杉葉以招酒

又六之門

面對小机手弄扇子而龜服垢漆三百六十四日曬
光頭於白日鼓口以糊口者誰乃街頭演史家螺吹
先生是也其所說雖不異唾壺大地之說非說法家
之拙法所企及何則人樂聽而不睡奇談妙辯縱橫
說出忽怒忽戰或守或攻使手使目叩膝扭腰勇聲
罵英雄弱樣形臆病莫戰態不盡莫武風不極概以
大閤記德川史為常講頃者壽永四年三月二十四
日本多平八郎與關羽張飛等大戰於矢鳴壇浦平
八郎執五間三尺長槍一回能刺敵數人恰似貫

團子名其槍曰團子丸一勇將又現出大喝一聲呼
間柄十郎左衛門揮一尺貳寸大刀為百人斬聽者
評道一尺二寸不可謂大刀先生忽節過曰但其幅
處々有空隙凡觸刀者雖鉄石無不斬一刀斬十人
二刀斃十馬漢高祖降其軍門佛拿破倫屈其脚下
一人忽發怒声曰歇々々何虚誕之甚一戰而自日
本飛支那又跨佛蘭西者何乎先笑曰汝井蛙輩何
能容嘴余說則開明之軍談汝覓見徒固非聽而可
解曰有何確論以為然曰此是戰爭之洋行
繡屏彩障以開小露肆區阿七吉三等繪額肆前列

數小鏡一觀值不逾半錢一男一婦手中單頭立其
兩隅說其所寫事蹟非語非歌別為一曲郎男唱婦
和應声牽絲花園覆為月殿宴席轉化閨房一唱一
變聽不飽觀不倦了童蟻集稚女蠅屯為減煨薯炒
豆之半費名之謂機板或有罵各國大戰者或有摸
古今人物者或復讎者或情死人伎則雖小伎與吾
輩赤貧活計不異然至其機絲與我危險大異矣彼
牽美觀之絲糊口我因纖醜之糧絲保命米商為第
一連薪商菜商皆有恩借絲一絲若絲數口忽鮮鳴
呼危哉或道士亦有開機板於活路者問之則懸便

絲於權門繫糧絲於要路以為一機甲牽其手乙曳其脚跟々踰々漸移步就活路又與渡一條軟索伎人一樣蓋代地取傘以蝙蝠傘至施已術渡與賴人扶步之懸隔則其危險非同日之論也商絲於財主牙僧之間為機振者申若放其手乙若離其脚直傾墜於餓鬼道其活路不亦險乎輓近身代限之多或亦機振之絲絕者歟多是糊口於機振中

新橋藝者

余讀長恨歌至終使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之句則未曾有掩卷而不三歎白居易之

作此歌也在距今一千有余年之上而既然矣
意義人之跋扈於世也千古一轍萬國同軌實
有_リ如_キ合符節是_ニ非_ス敢_テ用_ニ其_ヲ筋力_ヲ非_ス敢_テ因_ニ其_ヲ材藝
所以其跋扈之源由則特不過於容顏之一血
囊自古以這一血囊能為可驚駭之事者往々
不_レ勘_ニ矣大則傾強國堅城小則覆田宅倉庫亦
非_ス敢_テ為_ニ其_ヲ困苦_ヲ非_ス敢_テ勞_ニ其_ヲ肝腦_ヲ所以傾覆之之
器械則僅不出於鴛鴦之一雙枕今人猶觸這
一雙枕而破其產喪其身者比々甚多矣彼恣
溶解所傾覆之國家而洽潤其父母親戚故生

一義兒則借雖為所獲小兒以維持一家即至重生女亦非無理之事方今熟視都下之風習十而八九滔々皆是也至其甚則中夜生子還秉燭而覩之恐其不為女子幸生女則其父母以欲為之糊口之一心養育之三歲而欲其鼻高臉低七歲而欲其目涼口小十歲而欲其髮黑面白二七十四而欲其語媚笑巧二八十六而欲其腰細臀肥凡抵自乳臭薰香粉之間不曾見教貞節唯所令勉之學課則彈三線之絲耳是即鬻其義之學問也男兒亦樂義人之義

而不為後世子孫之計雖着哆囉人雖纏布袍奴其情一般相同日獲四鉢則擲於四六妓局娼妓娼妓下等曰四六妓也獲八鉢則投於中等娼樓蓋其價四六妓也獲一圓則與於名娼院中至一圓以上則運歌妓於掌上而不知殺無二生命之幾今噫盛哉妓藉乎或雖口能吐議論者夕嘗愛妓之唇而朝議國家之大事其名則雖鞅掌於國事其實謂為愛妓賜給金可矣於此前之三歎者益感而益深然余輩貪生所歎則未觀娼妓之美未嘗歌妓之味特驚於別品流行耳蓋不傍面八

目則又可謂不免嫉妬心者也夫東京之大都會而無處無歌妓巢窟其妓藉之繁昌日月盛大非吾拙筆墨可能得而狀也當今其巢窟之最繁昌者曰柳橋曰新橋曰芳坊三所自為最足之勢如柳橋其巨臂而既有柳北仙史之誌其文極金玉而其事則明詳柳橋而可謂盡闔都声妓之風俗虽然妓姿之情態客子之游風由其地勢自有異同割烹店游船家亦然故因通客之口碑而聊記兩三談於此固不其文獨拙不免其疎漏虛誕既微之實驗上之財主

則以余書為妓街之一唾粒而已亦其所也余耳幸有守不知為不知之語芳坊詳於後編

新橋與土橋之間則挾一條川流而為歌妓之巢窟右岸則曰二葉坊曰久保坊左岸則曰金春曰板新道其他散居于表裏者數十戶一般稱之謂新橋妓近來煉石之建築及于橫街裏坊金春之妓過半移家于右岸而拓新境于二葉坊烹店舩宿亦興其間而更為一熱地曾住金春者則姿色技藝位上等之中而稱新橋妓藉之易耳板新道在宗十郎坊與八官坊之間地勢屬裏店板路僅三尺許大小妓戶

擲比于其兩側而絃歌如吼熱鬧似沸路上行人肩摩腕擊不能並四脚步其狹隘可推而知此是巢窟中之巢窟妓戶雖貧富冷熱相異其風俗太相同執者住表街為小樓居冷者居裏坊營一蝸廬店前掩格子戶而必揭一彩球燈記名其燈面以為招牌每夕無客則上火有客則滅火以報其在否室內安置一大桶爐煖灰埋雪鐵瓶鳴笙壁柱光澤茵席蕭灑也與茶店船宿相似一戶一妓或有饌食雛妓苟入妓藉之女皆極懶惰未曾梳一髻未曾縫一衣調絃歌理粧黛之外無所其業出戶則繡衣錦帶忽變天

女之風姿舉止窈窕笑媚婀娜如昆蟲亦不肯殺之人歸家則寬袖悅巾忽化使漢之狀態坐卧縱橫話言驕恣似猛獸猶可能挫之徒平常學騙法於春本究幻術於情書斷不見有女子之行雖能拜祀阿岩稻荷不動明王而祈其冥福使役已父母如一箇奴婢子假寐欠伸於爐頭傍觀母親執薪水而不顧之神佛若降冥福於此輩則地球上無不忠不孝人入大地獄亦莫處刑之罪鬼妓家大抵無父親一母子合一批猫而一家三口雜居於一室內別設暗室於樓上以俟狎客々至則呼酒肴賣笑媚母能誘導

之於狐窟客一陷其窟則恍惚之雲遮於眼眷戀之
霧鎖於心姿色追隨如影隨形寢則入夢寤則會思
何時相離何日相忘竟搬運倉庫田宅而投其窟甚
則有至產傾身冷而昏夢未醒者謹案上古有九尾
白狐在支那變姐妃而亡殷紂王渡天竺化魔耶夫
人而騙釋尊來我日本偽玉藻前而欲覆皇朝因明
鏡之明德忽露其真軀潛身於奈須野原而終為殺
生石余曾閱其記掩卷而震慄由之視之何處馬骨
復化九尾白狐而誑罔人復還馬骨或為殺生骨可
不恐乎可不戒乎近輓妓多為財主之外妾招客於

家而謀撈取常食

而客而猶不飽傍貪饒於茶店

此編所謂
異俗

船宿故張女王殿下之大門戶者往往不

鮮矣古則散屎於畎而肥芋子今則涵巨芋而肥其
畎是亦一新之風化

不歌而舞於章臺不醉而戲於花園者謂之殺風景

觀無可笑事則游亦無可樂事故花與酒則車之兩

輪相合而載人於輿輦遂輟而可飲到飛魂消肉之

愉快國也苟有意於風流者則昏昏陶々皆乘此輦

而逍遙於愉快國羽化飄然不知楮幣亦飄然飛出

自懷

世俗呼錢曰御脚幣不謂之謂耶維新以降

百物換易，公侯在革靴，三顧妾於船宿，高賈繫鞍馬。
一招娘於烹亭，存客之多如潮，酌於朝飲於夕，銘酒
之池，牛肉之山，無不醉者，無不歌者，寄烹家之繁昌
可知也。花月泉文競旗色，於金春鶴泉亦有並立之
勢，近頃北川起新築，於其間大掉炙鰻，大尾伊勢，勘
固留於鍋坊，而將挽回衰勢，賣茶亭興於戊辰年間，
壓伏群亭，跋扈於樓田，久保坊災後更起巨大，洋風
館而從吞，而細而歐羅巴之而風味，萬為西松榮大
黑二亭頡頏於二葉坊，而鳴名於芝口，如孤鰻自西
陣曾在此古遷居於三十間堀，將與水月爭雄，至其子

店孫肆則比々連戶，而非指之可據，船宿亦闐繁華，
及築鐵道於汐留，皆移家其上，流而頗有新築之美，
几客之招妓於烹亭者，聽其絃歌，觀其風姿，而評論
及其腰間者，少矣，故稍具女兒之真目，而綠彈葉歌
之一曲，專轉肥腰，以糊口者，見真乎風流客，下不問
化人名，甚不欲之，船宿茶店之客，則不問其為妓與
不妓，特以轉一字為目的，妓亦倒之而為玩弄物，自
在可運之於臍上。
有新哇曰，母扶兒脚步，初展今日步，成還使轉，妓藉
之多一新橋，而百五十余名，其中步成而轉者，居十

之八九有何等財主而能肥妓之口腹耶一日余酌
某樓隣席有二客盃酒數巡待妓久矣甲謂乙曰今
日絃妓之盛自負尊大不受三使不命駕且視初招
之客如油吏驕傲露面應對以鼻畢竟是係恩顧多
顧者果何人乙打膝曰一日瞭然何足容疑當大改
一新之初更置府藩縣專登用人才徵公議士而商
議國務於此昨日食麥飯者今日遇三顧命脫蓑衣
穿錦袴棄耒耜佩金刀而大小藩官輻輳於都下公
然入上下妓院而論闔都之妓事擲金如瓦意氣昂
然矚大才子面於宴席妓論沸騰官游流連妓員亦

有才子騷君子必以其方三線之絲結以製妹浦網
一雙之枕並以建妻籠棚小妓投其網捕之大妓鑽
其柵錮之貪饕無飽玩弄不止而三年間而忽致妓
院之繁昌是其原因也甲曰察藩以降通才于全散
而散財于全減如官收妓稅一時如投一滴水於烈
火盛燭雖暫衰數月而後熾矣照之於四簿不見有
妓藉可減其故何也曰昔日歌妓之得名在其技藝
今則在其姿色與媚笑一夕之勞足以償其稅甲曰
官有嚴命禁其密賣雖歌妓不能忍鬻春於枕藉有
何勞力能納三圍稅曰每客非鬻之必有一二狎客

新纂昌言
而賜若干月金一則係多才博識之官負一則歸三
井小野之番頭余輩貪生偶為一招在算盤珠外之
利甲驚曰妓院之妓論微妙而盛大非淺學可能究
曰妓院之牆也數仞不才之貪生固非可親見幕內
之好或有雖查官不可知之理近來改稱妓院謂極
內省

東京新纂昌言記三編終

明治七年八月刻成

京橋銀坐三丁目

發行書林

山城屋政吉

